

百变爱情小说新锐作家昕岚，

强势霸上枝头，炫昏百万人的眼……



寂寞水中鱼

昕岚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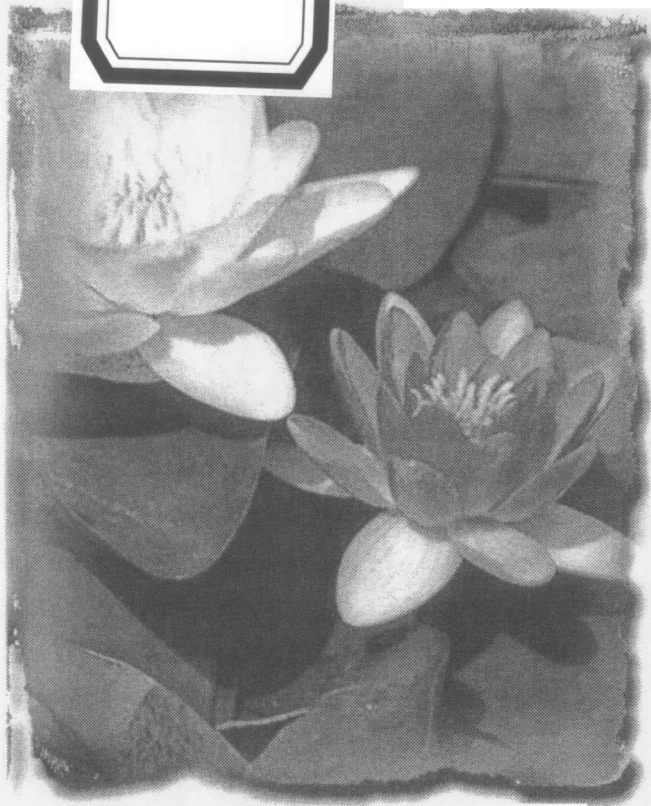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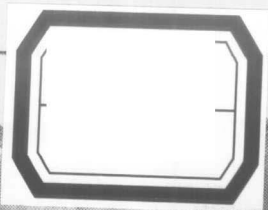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／和风

转生的那一刻，喝下孟婆汤后，往事该再与我毫无关系，偏偏我没忘了他，不愿意，实在不愿，相思好苦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
CHICAGO, ILL. 60607-7090





◆寂寞水中鱼 ◎听岚

基藏

清韵

清韵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方清韵坊爱情小说系列之一/昕岚等著.

—呼和浩特、远方出版社, 2005. 5

ISBN7 - 80723 - 031 - 2

I. 远… II. 昕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3402 号

寂寞水中鱼 (远方“清韵坊”爱情小说系列之一) 昕岚 著

责任编辑: 张阿荣 乔苏芝

策 划: 缠绵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印 刷: 惠阳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29

字 数: 51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一版

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 - 4000 册

定价 © 67.20 元 (全 4 册)

书号 © ISBN7 - 80723 - 031 - 2 / I · 12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网址: <http://www.booksroom.cn>

妖精的爱情

我喜欢看书，最喜欢看蒲先生的《聊斋志异》。每每，深入其中，总免不了被那些鬼狐精怪的爱情所感动，她们美丽而痴情，她们为了心中的情爱，即使放弃所有的修为也在所不惜。每每这样，我就会想，为什么爱情就要这样，为什么妖精就不可以拥有自己的幸福。人和妖，从来就没有区别，区别的只是心而已。

有心，才可有情，才可天长地久。所以，我愿意写那些美丽的妖精，写她们的痴情，写她们的幸福。

大约真是看了太多这样的故事，自己居然也做了梦，梦见的是我的前世，前世我就是一条鱼。溪边的我爱上了岸上的人类，但是人类却一直没有懂过我，所以年华老去，红颜不再，我也终究是一个寂寞的畜生。

醒来时，觉得口中一片苦涩。那时起，我就想，一定要写一出关于鲤鱼的爱情。鲤鱼不再是一个人唱着独角戏，而是彼此相惜不再别离。也因此，才有了我现在笔下的人

物——冷清凝。

鲤鱼说要忘记情爱，因为它太苦太累。

清凝说此生定然不沾爱字，因为爱情是傻子才会找寻的东西。

其实，爱情从来不是想忘就可以忘记的，一旦扎根，它必然地久天长，就算黄泉水尽，它也不断。既然不断，鲤鱼又怎会免俗。

写完这些人间的悲喜，伸一个懒腰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因为，鲤鱼终于得到了爱情。眼泪落在水里，并不一定看不见，只要喜欢的人能够珍惜，它就不会被轻轻忽视。

那天，朋友告诉我，她又开始养鱼了，养的是美丽的热带鱼。我不禁痴想，它们是否在某一天也会开始自己的一段传奇。

想着，想着，就笑了。

前言

这世上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有前因，都有后果。所以，这世上每一种生命都会有前生，都会有来世。

我的前世是一条鲤鱼，一条非常美丽而且通灵性的鱼。若是我长在人间，那我必然倾城又倾国，可惜我始终是一条鱼，一个人类口中的畜生。

不是人类，却奇异地拥有了人类的感情。这只能注定，我会在红尘中翻滚，没有结果。

我住在深山的一条溪涧里，而我所恋慕的那人就住在溪岸上。他是一个武功超凡、相貌出色的剑客。每天清晨，他都会在溪边舞剑，剑气纵横，飞花伴落叶；深夜的时候，他就会吹箫，悠扬的声音足以让任何一种生命为之沉醉。

他实在是一个很出色的人。那个时候，他才来这个地方，那个时候，我也还没有爱上他。我只是对他好奇，就像对我周围任何一种突然出现的生命的好奇。他是一

寂寞水中鱼

个那么出色的男人，总觉得他那样的人应该站在人群的中央，接受众人的膜拜，而不该隐在深山，淡泊飘零。我好奇，为什么他看起来总是那样不开心，我好奇，为什么他的箫声令我听来有流泪的冲动。

娘说过，修行最忌讳心浮气躁，而我又偏偏总是那个样子，静不下心，对什么事情都充满兴趣，她说，这样下去，迟早会出事的。我想，这世上所有的孩子在年少时对于父母的话，总会产生一种天生的逆反心理，对他们说的话，也一样不以为然，那时我就是这样。也因此，我险些闯下大祸。

那年冬天，深谷中突然来了两个访客，他们一来就直说要找那个剑客比武。剑客不愿动手，那两个人极为恼怒，就在山林里大吵大闹，不让剑客休息。剑客迫于无奈只得答应了他们的要求。

听到他们要比武，我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，我悄悄化身为人，躲在一边，观看了起来。我觉得，剑客一定会赢，在我心里，这世间恐怕再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人物了。我猜得果然不错，才数个回合，来人就已经气喘吁吁。剑客要罢手，来人假意同意，却是暗藏杀机，打算乘剑客不备，使阴招算计剑客。

我看见他们两人，一人手中扣着短剑，一人手中握着一把浸毒的梅花镖，眼见着剑客就要糟了暗算。

那时，我还不曾喜欢那个剑客，我和他之间也还没有以后的那种纠葛，所以这样的人间事情，我本该不管的，而且也用不着我多此一举，剑客那么厉害，又怎会打

不过那些小人，可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种卑劣行径。所以，我在树后大声叫了一句：“暗箭伤人，卑鄙小人。”

来人看见阴谋被拆穿，不觉恼羞成怒，他们打不过剑客，只能拿我这个坏事的东西来出气。我是鱼，虽已有数十年的修行，可是除了简单的变身之术，我根本不懂法术。短剑飞镖齐齐飞来，我来不及躲，而剑客也来不及做出防护，我中招了，我变回了原身——一条翻了白肚的鲤鱼。

我想，这次肯定完了。然后，我就昏死了过去。

以后发生了什么，我不太清楚，只是我没死成，当我醒来时，我已经在水中，在娘亲的身边了。我问娘亲，是怎么回事，她不回答我，也不许我再追问。很多天之后，我才从别的水族那里，知道了发生了什么。剑客打败了那两个坏人，剑客救了我，放我回了溪涧。好奇怪，他居然一点不害怕我是个异类，他居然还会费心救我。

自从那天以后，我发现自己的心开始变化了，不再是清冷冷的，而是有了温暖。我想，我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喜欢上他的吧。

娘亲不许我再变成人身，也不许我再去看他，还三令五申命令我的兄长们监督我的行为。我才管不了那些呢，每天我依旧会沿着水，从下游逆流而上，来到他住的地方，去看他，每天。

每当他舞完剑，在溪边洗剑的时候，我就会情不自禁猜测，他认不认识我？知不知道我就是那条现了原形的鲤鱼？知不知道我已经悄悄喜欢上他了？





然后，他会温和地微笑，冲着我的方向。

我昏了。

我知道，爱情来了。不知何时，娘居然知道了我的秘密，她勃然大怒，对我说，如果再与人类有任何纠缠的话，我一定会真正玩完的。我认为她是大惊小怪，我那时还不知道在我出生的时候，娘亲曾经请她的姐妹洞庭湖女神为我算过一卦，卦上说得明白，我会为情舍身。

娘要关我，我不乐意。

可是娘有千年的法术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。

我只能一个人在清冷冷的水府中，度日如年。本以为，这一生肯定会与他无缘了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水族遭难了。一个恶人来到了我的家园，我们根本来不及去搬救兵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毁去我的家，残杀着我的亲人。族人们使尽了力气，也没法自保。

眼见着，一切就要毁于一旦。我问娘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娘不说话，伤痕累累的她，只是带着欲言又止的表情。

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我不明白娘干嘛要这么为难。最后，还是哥哥偷偷告诉了我答案。有个人可以救我们，那个人就是剑客，他虽然没有法术，可是却剑术高强，对付那个恶人应该是绰绰有余的。只是，娘担心一旦欠了他的恩情，就会自此难解之间的缘分，恐怕我这一生就会真的如洞庭湖女神说得那样遭受情劫，为爱舍身。

我本来就不信这样的事情，再加上此刻根本已经到

了不容再想的时候，我怎可为了自己的生死，而让族人就这样遭殃，所以我当下做了决定。背着娘，我去找他。当然，我并没有化成人身，因为在那次受伤之后，我就失去了这种能力，据娘说，我起码要等上百年才能再次拥有人形。也就是说，这一生，我注定会与他无缘。

我把事情的经过写在树叶上，然后再飘传给他，并且我还让他知道了我的身份。这世间，大部分人对我们异类或是避之唯恐不及，或是欲想除之而得后快。但我就是有这样的信念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会救我们的。

在知道了所有的故事之后，他果然答应了我的请求，毫不犹豫。

他救了我们，所有的族人都感激他的恩情，只除了娘。虽然她不高兴，她担忧着我的安危，只是，从那件事情以后，娘亲再也没有拦住我出门看他了。

唉。

我终究是鱼，他则是人，即便我爱他千万，也始终是换不来他的注目的。这些道理我都懂，只是放了情，收不回。即使在后来知道他心中一直有着别人，知道他就是因为心爱的未婚妻子贪慕虚荣嫁给了别人而避世到此的，我还是不由自主喜欢他，保留着那份带着三分感激三分怜惜三分记挂的感情。

女神的卦上说，我会为爱舍身，事实也果真这样。

剑客的妻子回到了他的身边，剑客以为她是回心转意，却不料这只是一场更大的阴谋。他心爱的人，在他的饮食之中投了毒，好使她现在的情人可以在与他比武之

时得胜，获得天下第一的名声。

这样的女子，就算美若天仙又如何，她根本不配得到剑客的情感。

可是剑客就为什么那么固执，偏偏钟情于她，即使在发现她的秘密之后，还在奢望着她能回心转意。所以，他每天都会吹箫，吹那种很凄凉的曲子，只可惜她不懂，惟一懂惟一伤感的只有我而已。

我偏是鱼，我该怎么办？

决战那天，我看见了那个女人现在的情人，那是个十分猥琐闪着铜臭气的男人。这样的男人，怎么会是剑客的对手，即使剑客只剩下一半的功力也是一样。

剑客胜了，在胜利来到的那一刻，男人冲他的女人使了一个眼色，她心领神会拔出暗藏的尖刀，刺向剑客。剑客居然不躲，也许在那个时候他真的对于未来全然绝望了，他不能相信青梅竹马的她会这样对他。

剑气袭来时，我突然忘记了我非人的身份，飞身一跃，挡在了剑尖。

一剑穿心，穿我的心，连他的心；融我的血，汇他的血。

虽然，我没有救成他，可我很高兴，我们终于在一起了。

可是我很快就失望了，他眼中终究没有我，他的温柔终究不为我，即使我做了那么多，他始终不知道我的情意，他始终不知道我比那个女人更加爱他，所以他也不会明白我为爱舍身的意义。

✧

✧

✧

听说，在转生的那一刻，每一种生命都会喝下了孟婆汤，于是往事与你再无关系。

只是我不懂，为什么偏偏我会忘不了过去。我不愿意这样，实在不愿，因为这样的相思实在太苦，更何况转生的我依旧无福成人，这一世我是深山里的一株红梅。深山修行，春秋整整千年，眼见着就要得道成仙了，但梅花女神寿阳公主却说我尘缘未尽，还不到时机涉入仙籍。

为报当年的恩，为解当年的情，我只得进入浊世，红尘翻滚。



第一章 重逢



昕
岚

“那个小子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一转眼的功夫，居然就不见了。”

“真是废物，一个白痴也看不住。”

“头儿，怎么办？”

“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追吧，这是主人的命令，要是没有完成，我们大家都别想活了。”

“真不知道，主人这次为什么要对一个小白痴劳师动众的。”

“啰嗦什么，正事要紧。”

夜色中，有几个人影在山林中如鸟一般飞掠而过，不过只一小会，整个山林便又复归于平静了，似乎刚才的那种紧张气氛都没有存在过。

鸟叫，虫鸣，月移，影动。影？什么影？当然是树影，花影，草影，人影了。什么？人影？这深夜这密林是野兽

精怪最喜欢的地方，怎么会有人？没错没错，瞧，这人不是出来了吗？

在一处灌木之后，走出一个少年来。月光下，那少年真是美丽无尘，晶莹剔透。清澈之中带着娇媚，俊秀里面又含着灵气。仿佛天地的精华，全部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了。

他懒懒地伸了个腰，晶灿灿的大眼带着三分的疲倦七分的无奈。

“唉，真没想到，退个婚也会惹出那么多的事情来，麻烦！”他悠悠叹了口气，那表情真是惹人怜爱极了。

他试着动了一下，才发现自己的身子有点麻：“果然还是受伤了，真希望在天亮之前可以找到一个没有麻烦的地方。”

唉，麻烦，人为什么总喜欢自找麻烦呢？

看看天色，月移过半。

走吧，就算再困也得熬熬吧，要不然等到天亮就不是一点麻烦了。

★

★

★

清晨。

玉泉居。

“主人，我回来了。”细小的声音战战兢兢的，好像唯恐屋子里的人会突然冲出来给他一下重击。

“回来了。”竹帘里传来一个女子慵懒无比的声音，“事情怎么样了，那个叫什么‘长剑书生’的请回来了吗？”

“请回来了，请回来了。”一叠连声的回答，只是暗自在思索，有谁听到她冷清凝的名头还不乖乖就擒的。五成是因为她的手下武功实在太好，不敢得罪，另五成则是因为她的容貌实在太美，不忍放弃与她相亲的机会。当然，美则美已，只是未免太过古怪，连带着整个江湖也变得古怪起来。

数年里，只要江湖上冒出什么人物，只要是男的，她就一律会把人家请到家中来，若对方不愿意，她就会派出她的手下将他们擒来。因为这事，所以冷清凝在外的名声并不好听，甚至有好事之徒揣测着，她是不是在练什么采阳补阴的邪功。要不然，她的行为怎就如此古怪？要不然，他们这些曾经名动江湖的魔头为何会甘心被她驱使，还不是臭味相投迷恋美色呗。

当然事实并不是这样，他们会听命与她，实在是因为打不过她，每月会斗上一次，回回却是落败，她实在不像是个女子，她简直比十个男子还要厉害。至于采阳补阴之说，就更加滑稽了，因为每一个客人至多和她处上一曲箫的功夫。一曲之后，她就会一边发怒，一边下逐客令，毫不在意对方的态度。若是，碰上她心情糟糕的时候，那么这位访客连带着他们这些下人会一齐糟了她的“毒手”，别看她美如天仙，她骗人捉弄人害人的手段可多着呢，绝对让人防不胜防。然后，他们这批为人手下者



只能带着伤再次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因为，冷清凝说过，只要她找到自己要找的人之后，他们也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自由了。

唉，这样的剧情也不知何年是个头。而冷清凝到底心里又在想些什么？

“小元，那还不快把客人请进来。”

只一会儿，那位“长剑先生”就被请了进来。进来时还是风姿飒爽，气宇轩昂，可惜一见了冷清凝，便是七魂倒是去了五魄，恨不得再多生一双眼睛。

“薛公子好。”明明慵懒的声音，柔媚的容貌，却硬是在里面掺了可以透视人心的冷凝。

“冷……小姐好。”

“公子请坐。”

“谢小姐赐座。”

“薛公子可会吹箫？”冷清凝见他腰间插着洞箫，虽已隐隐估料到结果，但还是情不自禁置下奢望。

那男人一愣。他哪里会什么箫，挂着它不过是为了附庸风雅而已。但是为了博得佳人的好感，他还是硬着头皮夸口说他是精与此道的。

冷清凝眉头一开，随即取过几案上的箫，悠悠吹了起来。那箫声，透着凄凉，带着无奈，仿佛落叶在风中旋舞，又似落花随流水放逐。但凡是人，莫不为此动容动情。

一曲终了，余音不绝。

“薛公子，你觉得此曲如何？”

